

说新书



曲艺丛刊

2

說 新 书 (第 二 輯)

定价(八)0.78 元

編輯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32

印张 8 1/16

字数 290,000

統一书号 10077·1192

1965 年 9 月第 1 版

196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3,000 册

編 者 的 話

編演革命的新書，更好地為工农兵、為社会主义服務，是曲藝出社会主义之新，推封建主义、資本主义之陳的根本性的標志。曲藝工作者目前正在努力編演新書，積極地為當前的階級鬥爭、生產鬥爭、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服務。《說新書》就是企圖反映曲藝界編演新書的成就，為革命的現代書目提供發表園地的不定期的曲藝叢刊。

《說新書》遵循黨的文艺方針，提倡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，描繪工农兵英雄人物，熱情歌頌工农兵學商各條戰綫上的新人、新事、新思想、新風尚的曲藝作品，也歡迎反映現代革命鬥爭的曲藝作品。此外，也酌量刊載一些介紹編演新書的經驗和評論文章。為了與其他刊物有所區別，與我社出版的其他曲藝書刊有所分工，《說新書》將以主要篇幅發表全國各個曲種創作或改編的中篇、長篇曲藝作品。一些時間性較強的小型曲藝作品，由於本刊的刊期不定，出版過程較長，不予刊載。

革命的新書在成長過程中，難免有不够成熟之處，有待於逐步提高。《說新書》發表的作品，不是定稿，歡迎大家批評，並在採用、演出過程中加以豐富提高。我們相信：革命的新書在各方面的扶植與支持下，一定能够茁壯地成長。

熱誠地期待着大家的來稿和來信，特別是各地曲藝團體、曲藝工作者和業余故事員，希望你們將意見、要求和演出的腳本資料寄給我們，幫助我們办好這個叢刊，為社会主义新曲藝的成長貢獻一分力量。

說新書

• 曲艺丛刊 •

第二輯

1965年9月



編者的話 II

中 篇

許云峰(革命故事) 包增康等編述 1
榮嘉魯整理

丰收之后(說唱) . . 濟南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改編 57

短 篇

李双双(彈詞) 施振眉改編 109

許 云 峰

(中篇革命故事)

——根据罗广斌等原著长篇小说《紅岩》改編

包增康等編述

荣嘉魯整理

第一回	沙坪书店	3
第二回	茶园被捕	15
第三回	秘密审讯	23
第四回	新鹤门宴	32
第五回	獄中斗争	40
第六回	紅岩青松	49

前 記

《許云峰》是根据小說《紅岩》改編的中篇故事。共分六回，五万余字；每回可讲一小时左右。

以某一个英雄人物为主来讲述《紅岩》，在革命故事活动中是比较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方式。故事《許云峰》就是以許云峰为主，通过《沙坪书店》、《茶园被捕》、《秘密审讯》、《新鸿门宴》、《獄中斗争》、《紅岩青松》这六回，集中地刻画出許云峰的威武不能屈、富貴不能淫、跟敌人斗争到底的英雄形象。

但是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使許云峰在这六回中始終成为一个中心人物，困难是不少的；同时，故事活动又要求中篇故事既可以分回連說，又可以独立成章，以避免单听一回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；在口头讲述时，人物又不宜过多，矛盾也要求更为集中，因此，困难更多。参加这次改編的故事員为了解决这些問題，曾在口头实践中听取了群众的要求，对人物和某些情节作了較大的变动，如甫志高被捕的經過，許云峰在獄中的斗争，以及越獄的过程等等，都已經与原著不同。由于受水平所限，这样做，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原著的精神，希望大家指正。

这次改編，对我们來說，本来只是一次尝试，一次学习。《沙坪书店》、《茶园被捕》和《秘密审讯》三回，曾先后发表在《故事会》第八輯、第十三輯和第十五輯。现在把六回一次发表在这里，是希望得到各方面同志的帮助，以便今后在口头实践中不断予以修改和提高。

荣 嘉 魯

1965年6月10日

第一回 沙坪书店

一、設 計

一九四八年春天，解放战争快要取得全国性的胜利。这个时候，四川重庆的革命运动，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委员会的领导下，也显得特别活跃，工人罢工，学生罢课，真是后浪推前浪，一浪高一浪，弄得重庆国民党反动派象热锅里的蚂蚁，坐立不安。

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，是要枪炮、要子弹的。哪儿来呢？除掉靠后台老板——美帝国主义供给以外，大部分就靠重庆的兵工厂生产。工人三天两头罢工，急得南京的蒋该死一天三个电报，还特地请了一个美国特务顾问团来重庆坐镇督促，责令重庆的特务头子徐鹏飞赶快破坏重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，叫工人、学生群龙无首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但是，徐鹏飞办法想过三麻袋、四卡车，重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哪里，还是连个影子也没有。

徐鹏飞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侦防处的少将处长，军队、警察、宪兵、特务，所有的大权，他都一把抓。他人长得脑壳象胡桃，身体象西瓜，矮矮胖胖，小头小脑，一副奸相。今天，他皱紧了眉头在办公室里翻一迭材料，想根据这些材料找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线索。

这迭材料不多，只有三份，已经给徐鹏飞翻得很旧了。第一份材料说：据密报，有一个共产党负责人姓许的，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他常常到电力公司去煽动罢工。

第二份材料说：据大渡口钢铁厂稽查处报告，最近发现有一个化名老杨的，经常混入钢铁厂指挥工人罢工。他长得同那个姓许的完全一样。

第三份材料说：现在已经查清楚，那个姓许的共产党，原来是国防部兵工署重庆市长江兵工厂的工人，抗战发生那一年就担任这个兵工厂共产党

組織的負責人。几年来出沒无常，不知下落。

徐鵬飛想：这个姓許的东也指揮罢工，西也指揮罢工，而且很早就是兵工厂共产党的負責人，那他現在一定是重慶市共产党的領導人了。把他抓到了，共产党的地下組織就不怕破坏不掉。但是，連姓許的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，下落也不明，哪儿去抓这个共产党負責人呢？美国顧問团出了一个計策，叫徐鵬飛派大批特务出去，要他們隱蔽身份，伪装进步，做一个紅皮白心的紅蘿卜，混进工厂、学校，有風潮参加風潮，有罢工課参加罢工課，就是說哪里紅朝那里钻，学孙悟空向鉄扇公主借扇子的办法，钻到共产党肚子里去，非把共产党的領導机关和那个姓許的共产党負責人偵查出来不可。但是，釣魚鈎子尽管下了不少，却还是不见鱼儿上鈎，得不到一点儿綫索。

徐鵬飛正盯着那送材料在发愁，忽然办公室外面有人在喊：“报告！”徐鵬飛听得出，这是自己的心腹郑克昌的声音，就說：“进来！”接着，办公室門推开，郑克昌进来了。蓬头散发，穿一件藍布破長衫。这个特务到美国去受过訓練，是美蔣特务机关“中美合作所”的骨干分子，現在是徐鵬飛身边的紅人，派在重慶大学当特务組長。他故意打扮成一副穷相，整天在“重大”混进混出，看进步书，讲进步話，办进步牆报，交进步朋友，到处搜索共产党。重慶大学就設在重慶附近几十里的沙坪坝。

徐鵬飛看見郑克昌进来，赶紧問：“怎么样？有共产党的綫索了嗎？”“报告处长，有一点儿。”“噢！快讲，快坐下来讲。”徐鵬飛高兴得眉毛长到額角上去了。郑克昌坐下来說：“报告处长，最近重慶大学对面新开了一家沙坪书店。它刚开门不过卖些普通书，收一些旧书、旧杂志，后来却卖危险书了，好多学生就喜欢往那儿跑。”“噢！”“处长，更可疑的是，那儿的店員还拿这些书往学校里送，接近的都是危险分子。”“唔！”“有一次，我們布置在东宿舍的小王，乘那个店員快来的时候把共党办的秘密刊物《挺进报》拿出来看，等他一来，又故意收了起来。他对小王笑笑，从此很愿意接近小王。”“那店員叫什麼？”“陈松林。”“經理呢？”“姓甫，叫甫志高，大川銀行會計主任。”“好，克昌，这是个好綫索，你要加紧偵察。”“是。处长。”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“派几个人在书店周围，注意他們的行动；陈松林到学校里来，叫小王繼續去同他接近。”徐鵬飛搖搖頭說：“不行，这样看着脚尖走路，太慢了。你應該直接送上门，打进沙坪书店去，变成他們的人，越快越好。懂嗎？”“懂，处长。”“想得到共产党的信任，你要注意三条原則：一，宜紅不宜灰，表现得越进步越好；二，宜穷不宜富，装得象穷人家的子弟；三，宜公不宜私，要舍得牺牲，經得起磨。”“是。我一定照办。”郑克昌想站起来走了，徐鵬飛說：“甫志高出面当經

理，看来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不会很高，你应该注意甫志高后面还有什么大鱼，比如说那个姓许的。”这个时候，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一阵“啪啪”用鞭子在抽人的声音，“吱吱”用火钳在烫人的声音，还闻得到一股肉焦味。原来隔壁就是特务用刑罚的地方，现在又在用各种毒刑折磨进步青年。徐鹏飞是个吸血的魔王，就是喜欢听这种声音，闻这种味道，象有了鴉片烟癮一样，一天不听、不闻，就要难过。徐鹏飞指指隔壁房间，对郑克昌笑笑说：“克昌，打凤凰要舍得金弹子，你要不惜代价。我们一旦钻进了共产党的肚子，就可以得到隔壁房间里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。好，你走吧，有情况立刻报告。”“是。”郑克昌回沙坪坝去了。徐鹏飞马上一个电话汇报美国老板，高鼻子也快活得摸胡子、摇耳朵，眉开眼笑。

二、錯 誤

那末，沙坪书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沙坪书店的确是最近中共重庆市委设立的一个地下联络站。反动派离进棺材的日子越近，就越是疯狂，滥搜、滥查、滥抓、滥杀，斗争环境更加恶劣。沙坪坝正好有一家小书店要招盘，市委决定把它盘下来，成立一个备用联络站，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启用。并且决定由中共沙磁区委委员、大川银行会计主任甫志高担任经理，归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许云峰直接领导。这位许云峰同志，就是特务头子徐鹏飞千找万找不到的那个姓许的“共产党负责人”。

许云峰的斗争经验很丰富，为什么他领导的沙坪书店，才开门就给特务发现了呢？这完全是书店经理甫志高的毛病。

许云峰代表市委把书店任务交给甫志高的时候，甫志高心里很高兴。他原来在合川搞学生运动，因为太暴露了，才调到重庆大川银行来当会计主任，隐蔽一个时期。他搞学生运动，热闹惯了，刚做银行工作，冷冷清清的闷得难过。不过，几个月会计主任一当，高工资拿拿，高级宿舍住住，最近又同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结了婚，又感到这种生活很好了，只有一点还不满足，就是全国快解放了，重庆的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也发展得很快，自己再这样默默无闻下去，全国一解放，谁知道有我甫志高这个人。现在老许要他兼办书店，当然是一个好机会，可以伸拳舒腿，大大地活动一番了。但是，许云峰说：“老甫，沙坪书店是党的备用联络站，要严格遵守三个原则。”“哪三个原则？”“一，宜灰不宜红，只能卖普通书，不能卖进步书；二，宜小不宜大，书店的规模越小越好，不能扩充范围；三，宜内不宜外，不能跟工人运动、学生运

动发生关系。”

甫志高想：这三个原则，简直是三个紧箍圈嘛！心就冷了一半。这样，书店不是变成一个冷宫了吗？什么都不能活动了。再一想：原则究竟只是原则，可以灵活运用的；老许执行市委的决定向来说不二，我当面不便说什么，还是做着瞧吧！老许又派一个青年工人、预备党员陈松林去做店员，帮助甫志高工作。

沙坪书店刚开张，的确很小，单开间的门面，两边书架上也都是一些普通书籍，一天做不到几笔生意。店门上面是个小阁楼，归陈松林一个人睡。甫志高还是住银行宿舍，有时晚上来一趟。许云峰来检查，看见书店还符合“宜灰不宜红”、“宜小不宜大”的原则，就走了。如果甫志高始终按照原则办事，特务的眼睛再多，鼻子再尖，也不会发现沙坪书店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但是，没有多久，甫志高就让沙坪书店完全变样了。

甫志高看到书店卖普通书，顾客太少，门口冷清得捉不到麻雀，就要陈松林批些进步书来卖，象《马凡陀山歌》、《母亲》和鲁迅的杂文集都有。这样，来看书、买书的学生是多了，门口麻雀捉不到了，书店的颜色也就发红了。这还不算，甫志高看到场面热闹起来，门面太小，人挤不下去，正好书店隔壁有个门面空着，他就把它租了下来，准备雇木工装修装修，同书店一打通，范围可以扩大一倍。更其糟糕的是，甫志高还要陈松林跑重庆大学，去跟进步学生接近，送进步书给他们，算是扩大影响、支援学生运动的。就这样，甫志高全部违反了许云峰的三条原则。另外，甫志高还想办一个文艺刊物，连印刷物的白报纸都买好存在书店里了，要陈松林在重庆大学物色几个参加办刊物的学生。许云峰因为有紧要的任务去合川，这个时期没有来检查工作，所以一点不知道这些情况。

甫志高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陈松林是有怀疑的。甫志高说：“这样做，我会向老许汇报，老许一定同意。革命嘛，要靠大家的主动性。全国都快解放，敌人是快烧完的木炭，旺不了几天了，正需要尽快地扩大党的影响。”陈松林年纪轻，缺乏斗争经验，甫志高又是他的直接领导，也就照着甫志高的话去做了，沙坪书店也就很快地落进特务郑克昌的狗眼。

三、中 計

有一天，陈松林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最近经常有一个人到书店里来，只看书不买书。他蓬头散发，穿一件蓝布破长衫，戴一副旧眼镜，一眼就知道是个用功穷学生，样子也很老实。有时候，他一来就是一天，拿了书不再

肯放，到吃饭的时候，只是拿两只大饼啃啃就算一顿了。特别使陈松林感到兴趣的，是这个人只拣进步的书看，看得还非常认真，恨不得把书上的字一个不漏地装到脑子里去。有一次，陈松林到他身边书架上去整理书，他很不好意思地对陈松林说：“噢，真对不起。”陈松林赶快说：“不要紧，你看好了。”还拉了一张凳子给他坐着看。陈松林问他：“你贵姓？”他轻轻地说：“郑克昌，历史系的。”

郑克昌！这个名字陈松林在重庆大学的一张墙报上看见过。这张墙报叫《彗星报》，很进步，特别是每期一篇的论文，把反动派骂得好凶啊！三青团、特务分子很恼火，常常偷偷地把墙报撕了，可是今天撕，明天又有新的贴出来。论文经常是一个叫“郑克昌”的写的，给陈松林的印象特别深。原来就是他呀！

陈松林向甫志高一汇报，甫志高认为可以争取他来办文艺刊物。不过，甫志高还是有点儿斗争经验，关照陈松林说：“你要继续同他接近，特别要注意他政治上可靠不可靠，对革命的态度坚决不坚决。不要随便把我们的打算告诉他。”甫志高哪儿知道，他已经落进特务的第一个圈套了。

隔了大约一个星期，郑克昌忽然连续有三天没有到书店里来看书。陈松林知道，这几天重庆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打内战、反对特务学生开黑名单，斗争非常紧张，郑克昌也许忙不过来，没有空来看书了。突然，陈松林听见重庆大学办公大楼前面有许多学生在喊：“反对包庇特务！”“把开黑名单的特务交出来！”“反对政府迫害学生！”这个时候，快要吃晚饭了，书店里没有什么人在看书，陈松林也就把书店门锁上，赶到办公大楼去看。办公大楼前面，围了黑压压的一大群学生。

陈松林挤进人堆一看，原来今天同学们又发现一个特务身上有一张黑名单，上面都是平常反对国民党的进步学生，第一名就是郑克昌。现在，这个特务逃到校长室里去了，学校当局不肯把他交出来。等了一会儿，有一个人“啪”地从大楼侧边窗口里跳了下来。一个陈松林很熟悉的声音喊：“特务跳窗口跑了，追啊！抓住他啊！”马上，有一个人带了许多群众“噔噔噔”地追了过去。陈松林看清楚了，这个带头追特务的人正是郑克昌。

跳窗的特务是穿过校园，朝学校东边的侧门逃的，跑得很快。郑克昌也追得很快，嘴里不断地在喊：“抓特务，抓特务，不要让他跑了！”后面不知有多少群众涌了过去，特务象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陈松林也夹在人群里朝前赶，恨不得一钳子把特务钳过来。

特务是个瘦长个子，脚特别长，身体又轻，很快就打侧门“刷”地窜了出

去。郑克昌正要追出去，侧门两边忽然閃出两个胖家伙，举起木棍就朝郑克昌头上劈。郑克昌“哎呀”叫一声，倒下去了，满脸满颈淌的是血。等到群众赶到，特务已经跳上吉普卡，“嘟”的一下开远了。大家只好把郑克昌抬到医务室去急救，心里都佩服郑克昌很勇敢。陈松林向甫志高一汇报，甫志高当然更相信他了，没有想到这正是特务使的苦肉计！奸刁的特务居然假戏真做，叫郑克昌真的受了伤，流了不少血。

过了近十天，郑克昌头上包的纱布还没有解掉，又来沙坪书店看书了。陈松林很高兴，问长问短的格外亲昵。陈松林说：“你怎么不多休养休养，要紧跑出来了？你要看书，我给你送去。”“不，我已经搬出学校了，住在一个同乡那里，地方小，不容易找。”“你为什么不住在学校里？”“还不是学校不讲理，包庇了特务不算，反而说我那天不该带头闹事，昨天硬把我开除了，限令我立刻离校。”陈松林一听，更同情他了，硬留他吃了晚饭，到七八点钟才让他走。

甫志高知道了，对重庆大学当局的这种行动很气愤，也很关心郑克昌的生活。他想：郑克昌既然给开除了，没有安身的地方，干脆吸收他进书店，将来帮我办刊物。又一想：莫忙。郑克昌虽然已经相当可靠，但还是应该谨慎一些，进一步考察一下，到完全可靠了再吸收进来，这样，在老许面前也有理可说。他就对陈松林说：“小陈，这样吧，郑克昌说过，他还参加过邮局里的读书会。这是党的外围组织。你拿几份《挺进报》给他，要他托邮局里的读书会寄。对方如果收不到，说明他说话不老实，同读书会有关关系是假的，报纸还是给反动派扣留了；如果对方收到了，这说明他同读书会的确有关系，完全可靠的。”陈松林也就照办。对方都是化的名字，结果，郑克昌经手的《挺进报》，他们都收到了。这还有什么问题，甫志高就决定把郑克昌吸收进来，同陈松林一起住。郑克昌还假客气，说：“不，甫先生，我不能露面，能帮你们什么忙呢？我还是暂时在同乡那里挤挤吧！况且特务正注意我，牵累你们不好。”“这不要紧。我们正打算办个公开的文艺刊物，目前经费还没有凑足，到时候另外要找个地点，你可以搬到那儿去住，帮着一块儿编。”“真的？甫先生，那太好了。现在谁不希望有个进步刊物，替大家讲讲心里话，给大家指明个方向。”“是呀！所以你就搬来住吧！小陈也好有个商量。”

第二天，郑克昌就搬来了。他的全副行李就只是一条薄被子和三大包书，还有牙刷、漱口杯之类的小东西。他看见陈松林就拿出一迭钞票来说：“小陈，甫先生说办刊物的钱还没有凑足，我也凑一点吧！”陈松林怎么肯要他的钱，说：“你这样困难，哪儿来这些钱呢？留着你自己花吧！”“我不需要。

这是我把一件棉大衣卖了得来的錢，天漸漸暖和，用不着它了。旧东西值不到多少錢，只是表示我的一点儿心意。你不收，我还是搬回同乡那里去住。”陈松林只好暂时收下来，向甫志高汇报了再說。甫志高听了，反而很感动，把錢收了下来，想：郑克昌这个人真是太好了，我多了一个好帮手。哪儿知道，这正好中了特务的圈套，让釣鱼鈎子伸到自己肚子里来了。险啊！

四、行 动

郑克昌一打进沙坪书店，最得意的当然是特务头子徐鹏飞，鱼儿上鈎了嘛！徐鹏飞特别关照郑克昌不忙把鈎子拉起来；吃瓜要吃甜的，釣鱼要釣大的。第一，一定要把领导甫志高的人鈎出来，直找到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或是那个姓許的才歇；第二，甫志高叫郑克昌寄过《挺进报》。这张报纸簡直是滿天飞，經常把人民解放軍胜利的消息告訴工人、学生，就是抓不到办报的机关，现在也要靠这个鈎子去釣。

有一天，已經是黄昏五点多钟了，天正下着雨。郑克昌等书店门一关，就下閣楼帮陈松林整理书柜、书架。忽然有一个中年妇女来找郑克昌，穿得也很破烂，說是郑克昌的同乡，她男人今天生日，要郑克昌去吃晚飯。郑克昌立刻把书放下，对陈松林打了一个招呼，跟着女人就走。他踏出门口又折回来說：“小陈，等一下老甫来，請他等一等，我最迟十点钟回来，我还有一首诗要請他給我提些意见。”說完，又匆匆地走了。

郑克昌是不是到同乡那里去的呢？不是。他根本没有什么同乡。那女人也是个特务，徐鹏飞派她来叫郑克昌的，装得倒象。

郑克昌赶到市区偵防处，已經七点多钟了。踏进徐鹏飞的办公室，电灯澄亮，偵防处的几个特务科长都在那里，空气很紧张，办公桌上还放了一份电报。这份电报是南京特务总机关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打来的，上面說：

鹏飞吾兄：

弟會一再限期破坏重庆中共领导机关，至今未见捷报，而罢工此起彼落，軍火爆炸案連連发生。为此，总裁大为震怒，严令吾兄立即破案。如有延誤，决不寬貸！

所謂“总裁”就是蔣該死，徐鹏飞抓不到重庆共产党的领导人，蔣該死大发脾气了。徐鹏飞接到这个电报，真是急得心里都在冒汗。沙坪书店本来

是等着釣大鱼的，现在，南京逼着要马上破案，同美国佬一商量，只好改变计划，先把甫志高、陈松林抓来，再抓大鱼。要抓甫志高，可以马上到大川銀行去抓，但是，根据郑克昌的汇报，今天晚上甫志高要到沙坪书店去。徐鹏飞想：甫志高平常不大到沙坪书店去，今天晚上到那里去一定是共产党有什么秘密活动，一样撒一次网，不如晚上到书店里去，可能抓到更多的共产党，也許連他日思夜想的那个“共产党负责人”許某也会一网打进来。所以马上把郑克昌叫来布置一切，并且要郑克昌留个信給甫志高，要甫志高等他。

徐鹏飞等郑克昌一到，就仔細研究今天的行动计划，决定派二十几个特务去把沙坪书店包围起来，然后由郑克昌进书店见机行事，一个都不能漏。为了怕书店里万一抓不到甫志高，又派了一批特务去守在甫志高家门口。沙坪坝平常到晚上九点钟就沒有夜市了，徐鹏飞怕給老百姓知道了惹麻煩，决定十点钟动手，同时关照行刑室准备一切，一抓到甫志高就动手逼口供。

到九点多钟，郑克昌帶了二十几个特务，乘四辆吉普卡“嗚……”地朝沙坪书店开。徐鹏飞想：甫志高、陈松林已經进了网的鱼，这正是穩坐釣鱼台，只等鱼儿来了。所以，在办公室里得意洋洋，坐等好消息。

五、警 觉

这里沙坪书店，等郑克昌一走，陈松林就一个人留在书店里整理书架，很忙。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了，“嘩——嘩——”的象倒下来的一样。书店的两扇门虚开了一条縫。这个时候，门“呀”的一声，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手里拿一把伞，穿一件旧布长衫，下半身全給雨打湿了。不过，他进门的动作还是不快不慢，不慌不忙，一面把门带上，一面就喊：“小陈，你忙呀！”陈松林回头一看，赶紧迎上去握住那个人的手，喊：“啊，是老許！”許云峰来了。

許云峰昨天刚从合川回来，今天特地来检查一下备用联络站的工作。陈松林原是兵工厂的青年工人，一直搞工人运动，因为比較暴露了，才調到沙坪书店来。他很希望老許来一次，可以知道一些厂里的情况，还可以听老許对书店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。现在，老許居然来了，他马上就問：“老許，厂里怎么样？好嗎？”“呵呵，我料到你第一句話又是問厂里怎么样。好呀，好得很！尽管环境很恶劣，工人們的臂膀却挽得更紧了，伤透了敌人的脑筋。怎么，你在这儿习惯嗎？”“还好，老許，就是有点兒悶。”“这也是鍛炼嘛！做这个工作，要有很大的耐心，头脑要格外清醒……”

老許一面在講話，一面在注意陈松林手里拿着的书：“怎么？小陈，书店里卖进步书的嗎？”“是呀，老甫关照卖的。”“噢。隔壁正在装修，是开的什么

店？”“不开什么店，是老甫盘下来打算扩充书店的。你都不知道嗎？”老許沒有响，只是用两只眼睛打量书店的四周。打量到楼梯下面，他的眼光忽然盯住不动了，那里堆了不少白报纸：“那是白报纸吧？”“是的。”“那么多干什么？”“老甫打算办个文艺刊物。”

卖进步书、扩大门面、办文艺刊物，都是违反市委决定的原則的。这样引敌人注意的书店，怎么做联络站呢？老許赶紧說：“小陈，走，我們上楼去談談。”陈松林看见老許对这些事情好象都不知道，心里也有些不自在，很想把情况詳細地向老許汇报，就把店门关上，領老許上閣楼。

老許上閣楼一看，马上跑近放面盆的地方問：“小陈，你一个人住，用得到两副牙刷、漱口杯嗎？”“不，老許，另外还有个人。”“誰？”“郑克昌，給重庆大学开除的学生。”“誰介紹的？”“沒有人介紹，因为他进步，老甫叫我发展的。他說会向你汇报。”“你們怎么知道这个人进步？为什么非要吸收他呢？”陈松林就把經過情况詳細說了一遍，并且拿出一首詩來說：“他文章写得很好，还会写詩，老甫要他办刊物。这首詩是他最近写的，把反动派諷刺得真凶。”老許把詩拿过来，上面写的是：

要吃飯，吃不起；
要穿衣，穿不起；
要坐车，坐不起；
要租房子，頂不起。

养孩子，养不起；
爹娘死了，棺材买不起；
乡下难过活，城里住不起；
活不起呀，活不起！

老許看了笑笑說：“詩写得不坏，揭露了老百姓在反动统治下經濟生活的痛苦。可惜，这是抄来的。”“什么？抄来的？”陈松林弄不懂了。老許說：“是抄来的。《马凡陀山歌》这本书里就有这首詩，一字不差。你怎么忙得連书都不大看了，遭人家的騙？”陈松林下楼把这本书拿来一翻，里面真的有这首詩，郑克昌連标点都是照抄不誤的。陈松林气啊！說：“哎呀！他抄詩哄人干什么呢？真无聊！”老許說：“小陈，他一点儿也不无聊。他要是不为自己装点儿金、涂点儿銀，怎么叫人相信他是金剛呢？危險的是你們这么容易

就給他騙過了。”

这个时候，陈松林听见外面忽然有人在敲门，心里倒有些紧张，再一听，原来是甫志高来了。他下楼把门打开，让甫志高进来，又把门关上，就马上告诉甫志高说老许来了。甫志高想：老许忙，好久不来了，我也没有主动去汇报过工作，今天他跑来，我一定要把自己最近的做法和打算详细地对他解释一番。他看见我动机好，效果不差，一定会表示同意。做工作嘛，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。其实，甫志高哪里有什么好的动机，不过是为他个人；效果更不必提了，同披了人衣的狼婆睡一个床铺都还不知道。

甫志高“登登登登”地踏进阁楼，同老许打过招呼，要想说话却又收住了。他看出老许的神色跟往常见面的时候不一样，今天特别严肃；朝陈松林望望，猜出老许什么都知道了，而且对自己的做法很有意见。倒还是老许先开口，指出甫志高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市委的精神，特别不应该让郑克昌进书店。甫志高说：“这个人我考验过，绝对可靠的呀！”“你凭什么这样信任他呢？”“喏，老许，我们故意叫他寄《挺进报》，对方都是化名，居然都收到了，没有出一点毛病。”“叫他寄《挺进报》？”“是呀！他跟邮局里的读书会有关，还说读书会的负责人姓李。”老许听到这里，感到郑克昌格外可疑了，“刷”地站起来问甫志高说：“《挺进报》都寄到的吗？我知道，邮局里的读书会因为太红，在几个月以前就停止活动了，而且市委规定他们不许经手寄《挺进报》的，否则更加容易暴露自己。读书会已经停止了活动，即使活动也决不会接受寄《挺进报》的任务。现在，《挺进报》居然能够通过特务的检查顺利地寄出去，对方收到了也没有出什么毛病，这究竟说明郑克昌是绝对可靠还是绝对不可靠呢？”甫志高倒又回答不出来了。老许说：“老甫，你不依靠党组织而用这样要不得的方式去考察一个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什么东西使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违反市委的原则呢？”老许不等甫志高回答，又问陈松林：“小陈，郑克昌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“黄昏时候。”“他说到哪里去的没有？”“他同乡生日，叫他去吃晚饭。同乡的女人来叫的。”“那女人以前来过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郑克昌临走还说些什么？”“他说请老甫等一等他，还有一首诗要请老甫提意见，他最迟十点钟回来。”“最迟十点钟！”老许看一看手表，现在是七点多钟，说：“老甫，还来得及。赶快把文件烧掉，马上撤退！”“撤退？”“嗯，撤退！书店违反了市委的原则，已经被敌人发现了，郑克昌很可能就是敌人伸到我们心脏里来的钩子，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。”

甫志高听老许说要撤退，哪里舍得，说：“老许，敌人或者不会这样快就发觉我们吧！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？”“不，老甫，跟敌人斗争，决不能存丝毫侥

幸之心，是‘或者’不得的，要作最坏的打算。”“书店呢？”“书店也不要了。即使今天敌人不来破坏，书店也绝对不能使用了。”甫志高想：連书店都不要，我的打算不是全部落空，一番心血完全丢到嘉陵江里去了嗎？真是心痛。我看，老許听见风就扯篷，未免太神经过敏了，就說：“老許，书店留着也許还有用处。”老許的态度非常坚决，說：“不，对党來說，书店不但毫无用处，而且还有很大的害处。你为了个人的一些打算，几乎把党組織推到虎口里去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錯誤。”老甫不响了。陈松林想不到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，感到很对不起党，說：“哎，我真麻痺。”老許說：“是呀！不严格照党决定的原則去做，敌情观念不强，就可能使革命遭到无法补偿的损失。小陈，以后再好好检查，接受教訓，现在还是赶快行动，烧文件！”三个人連忙把文件拿出来，放在鉛桶里，点一把火烧掉了，陈松林又拎了鉛桶，把紙灰倒到后街的一个废井里，鉛桶仍旧放还老地方。老許問甫志高：“区委有人来过沒有？”“沒有。”“别的同志呢？”“也沒有。”“你再好好想一想，凡是来过的同志都要通知他們赶快轉移。”“好，我回家再想一想，有了马上通知他們轉移。”“你还想回家？敌人在这里找不到人，会放过你嗎？你先到乐安小学去住几天，銀行里也不要去了，以后的工作問題另外再安排。小陈暂时住到磁器口鋼鉄厂去。”

甫志高听說不能回家，比什么都难过，舍不得他那新婚的爱人，說：“那我马上回去一趟，关照一下就出来。”“不行！你爱人可能已經受到敌人的監視，你連家门口都不能到。以后党会帮助你爱人摆脱敌人的監視。”“这个……”甫志高还是舍不得。許云峰說：“老甫，你要接受教訓，严格按照斗争的形势和党的需要来决定个人的行动。一步走錯，百步难回，我們一切要对党負責。”甫志高只好照办，說：“好，老許，我不回家了。以后請你多帮助我。”“那就走吧，赶快离开这儿！”三个人把室内的样子复一复原，鎖上店门，马上出后门，各自分手走了。

六、扑 空

到晚上近十点钟，沙坪书店旁边开来了四辆吉普卡，“啪啪啪”地跳下来二十几个特务。郑克昌嘴歪歪，手点点，指揮特务暗暗地把沙坪书店包围了起来。他碰碰前门，里面鎖着，从门縫里看进去，閣楼上电灯还亮着，今天捉人，真是三个指头捏田螺，稳打稳了，就繞到后门走了进去。这个时候，閣楼上有“篤落落”“篤落落”的响声，这是老鼠走动的声音。四川的老鼠比小猫还大，声音也就特別响。但是，郑克昌听起来，以为是甫志高、陈松林在等